

# 有淚不輕彈

(往事憶述)

● 邱創煥 (前台灣省政府主席，現任考試院院長)

## 力爭上游千般滋味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我出生於台灣省彰化縣，這一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逝世於北平，五月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六月廣州發生「沙基慘案」中國大陸各地爆發反英，反日集會遊行。七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台灣則繼續在日本人殖民政策統治之下，我出生以後的二十年間(十四年至三十四年)都是在日本人統治之下成長，其間還曾經歷過一段失學的日子，但憑著百折不撓的毅力，在種種的挫折打擊之下自立自強，克服無數困難周折，忍泣吞聲，血淚苦讀，確是千般滋味在心頭。

我有一位難得說話，做人做事極有原則的慈愛的父親，他書讀得不多，但是國學底子很好，一手毛筆字寫得比我如今還具功力。小時候，我白天在小學念日本書；晚上在私塾裡，父親特別安排了漢文教育，四書、幼學瓊林全部都要我背誦，也涉及詩經，稍有懈怠，必受責罰，在這種「斯巴達式」的教育下，我確實領益了中華文化相當深厚的精髓。

父親在家中既慈愛又頗具威嚴，全村的人都對他相當尊敬，群聚在一起談笑的村人，遠遠望見父親走來，很自然便佇立整冠，不敢放肆。光復前後的幾年間，父親任村長，將村內治理得平靜和樂，當時有少數三、五個人嗜賭，賭輸了偷抓雞吃，偷採檳榔，淳樸的村民心中都很明白，很快能指出人來，父親卻從不曾將犯人送交警察，僅僅罰他們或修補一段破損的馬路，或清清水溝，做一些公益的事，倘非不得已要打給大家看，也只將竹子劈開，剖成薄薄的竹片，這樣打起來聲音大並不痛，消了失主的怨氣，也確實做到仁厚存心，因此村人均極信服，無形中這些處事的精神態度影響我非常的深遠。

我的性格從小便很倔強。許多事都能默默承受，很少抱怨。六、七歲時跟母親採割棕葉，我先將鐮刀倒掛在樹枝上，自己縱身一躍往上爬，晃動了樹枝，鐮刀兜頭落下，恰巧砍在腦門上，一時血流如注，我擔心母親難過，自己偷偷溜回家，企圖用毛巾止血，可惜一點也不見效，又到田邊找青草搗碎，敷在傷口上，回家時還戴上斗笠，遮住傷口，希望傷口在中午前能癒合，不要給母親看到。然而母親回家時發現滿臉盆的血水，知道出了事，到處找我，終於給她老人家發現了。母親就用閩牛用的黑藥整瓶倒進傷口。可是因沾過污水，細菌已經感染，傷口發炎，頭部腫大，但是我一點也不懼怕危險，常常用手指壓頭部，讓頭皮凹進去，逗家人開心，最後看看不是辦法，才被送到醫院。醫師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硬把結疤剝開，將膿血擠出來，我當年就是那樣的耐痛堅強，自始至終忍著傷痛不曾掉過一滴眼淚，不曾叫過一聲痛。

## 委屈不平磨練毅力

日本人統治下，臺灣人幾乎沒什麼機會擔任公務員，更談不上當主管了，我所知道當年台灣唯一的簡任官是杜聰明先生，因為他是臺灣大學教授，才能銓敘高等官一等。另有一位劉明朝先生由高雄海關主管調總督府事務官，高等官三等升二等（即簡任官），然而在調任二等官同一天便被免職，此外就不得而知。即令資格相當，日本人對本省人也絕不平等，我唸的北斗國小，是九個鄉鎮中規模最大的學校，校長由委任五級的日本人擔任，另有一位委任四級的本省人卻只能任四個班級的分校校長。同樣做一件事，日本人待遇要比本省人高出百分之六十，稱做加俸。

殖民政策下，連小學都分日本人、臺灣人、高山族三類，課程內容有別，升學考試全都依照第一類小學課本出題，我上了高等科才唸到日本小學五、六年級學的課文，對於日本政府這樣有意抑止漢族學子的求知權利，耳聞目睹之餘，我的心中有著太多太多的委屈不平。國小高等科畢業後，我便沒再升學，開始下田耕作，我在下田耕作之暇，仍然苦讀不綴，當時日本教員多被從徵調到前線參戰，鄉下出現教員缺，我的老師楊長生先生向校長推薦，要我充任代用教員，後來又保送到臺中師範受訓三個月，而後才得擔任小學教員。

日據時代跟現在比，無論吃穿都有天壤之別，不用說魚肉，連米飯都很難得吃到，純米稀飯應是生病的人才得有得吃，買雙鞋至少準備三年用，頭一年鞋大，穿起來就像唐老鴨，第二年恰恰合腳，到了第三年就像粽子一樣，幾乎擠不下了，況且大半都只有過年過節或作客之時才捨得穿。

更苦的是洗廁所的經驗。因為家裡窮，家裡種的蔬菜沒錢買化學肥料來施肥，只好用水肥，北斗附近的水肥幾乎都被買光了，我跟著大我四歲的二哥，只好跋涉六公里遠的路程，前往溪州包下十幾戶人家，每週固定去掏廁所，兩人推著拖車載一只大桶，我負責掏糞，哥哥負責挑，掏完糞便之後，再把廁所洗乾淨，一點也不怕臭。多年之後，我當學校教員，有一次屋主問起我的家鄉，然後說，你哥哥我認識，但怎麼不認識你，我說你不認識我，我卻認識你，因為幾年前，你家的廁所都是我在掏糞清洗的。（可惜那幾戶人家在二次大戰時，都被轟炸掉重建，否則我應該還記得。）就是這些困難磨練了我的毅力與韌性。

在唸小學的時候，逢到村中演歌仔戲，我也常常和哥哥扛著甘蔗去賣。

賣甘蔗必須先用刀削去甘蔗皮，這個工作必須熟練，我因年紀小，刀拿不穩，常常把自己手指削去一層皮，鮮血直流，可是簡單包紮之後，還是繼續削甘蔗賣。

這些傷口的痕跡現在都還留在手指上。值得驕傲的是，儘管當時我過年的壓歲錢，也就是唯一的零用錢才一分錢，而賣甘蔗一次就可以賺二塊多，一兩百倍的數目，我絕對原原本本規規矩矩交給媽媽，不曾從中擅取一分，這點志氣，正是我日後取資為用的最大財富。

## 過了一關又是一關

臺灣回歸祖國，我深深感覺到，這是自己的國家，人人都應該為建設富強的自己的國家而奮鬥。同時又讀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深受啟發，認為既然連匹夫對於國家興亡都應負起責任，那麼聰明才智越高的人，所負的責任也應該愈大，全心全力去奮鬥，發揮最大的潛能，來為國家服務，這才是人生本務。

本此體認，頓思進大學唸書，來充實自己，期待能作更大的貢獻。

民國三十六年，我北上報考臺灣大學，由於沒有高中畢業證明，不能過關，當時校長陸志鴻先生恰好不在，我便跑去找教務長戴運軌先生，請他破格讓我參加考試。

戴先生用寧波國語說了半天我聽不懂，最後用日本語告訴我正式教員的身分去試試師範學院，可能會合格，可是師範學院的門對高中未畢業者，還是關閉的，考大學的夢，第一次被打碎。

同年，我由初級教員通過檢定考試升任高級教員。

三十七年想再報考中等學校教員，礙於專科畢業始得報名的規定，又未能如願，但是因為準備的是國文科，古書唸得又多又仔細，應試雖沒考成，紮下古文的深厚根柢，卻使我在日後受益無窮。

那年七、八月，得知有普通考試，我興致勃勃地在早晨三點鐘便起床，走過長長的小路去搭小火車，再轉縱貫線趕五點十多分開的第一班火車，車開得慢，又擠得不得了，我站立車上到臺北已經下午兩點多了，來不及吃飯就趕到現在監察院地址那那時的教育廳去報名，但是主其事者問我憑什麼資格報名？

又是報考不成，當時我很頹喪，加上又餓又累，實在是了無生趣。回家之後，只得埋首章回小說之中，把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等讀得滾瓜爛熟，事後常想，當時興沖沖的去，卻敗興而返，一時又沒有其他任何考試的機會，落魄失意至極，如果有壞朋友從中鼓動，我是很可能誤入歧途的。

民國三十九年得知可藉高普檢的途徑參加高普考，我滿懷信心報了普檢，原以為可以馬到成功，那知大意失荊州，地理一科出了「黃河流經那些省？沿河有那些大城市？」、「列舉十個國家的首都及大港口」這類側重背誦的題目，我竟考不及格，心中很不服氣，次年便逕行報名參加高檢，不再考普檢，可惜這一次是經濟學一科不及格。

受到兩次失敗的打擊之後，我不敢再好高騖遠，四十一年輕輕鬆鬆將未及格兩科檢定考過，繼續報考高考及普考，這回總算兩者都過關了。

## 啃槓子頭苦學英文

在準備考高考的那一段時間，由於白天仍在小學任教，只有晚上的時間可以利用，於是我固定每晚八點到十二點密集唸四個小時，星期六可以唸八個小時，禮拜天則有十個小時，除了週日晚上十時到十二時，沒有任何休息的時間。

我自己安排進度，每天確實做統計，給自己打分數、做反省，剛開始常常跟不上進度，但是志堅如鐵，絕不氣餒。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漸入佳境了。

我一心一意唸書，寢食完全從簡，瘦得只剩四十多公斤，於是我為自己畫了兩條路，一向成功，一向死亡，告訴自己退一步即無死所。

我的筆記本有特別的規格，每看一本書，先將定律原則重點用藍筆整理在其中三分之二的地方，重點的重點及其他同類書的補充則用紅筆加在餘下三分之一的地方。

唸書時定要熟讀到看了紅筆所為三分之一的部分便了解所有內容才肯罷休，如此一來大大小小的章節都清楚了，無論題目從那裡出，都難不倒我。

讀書的習慣一旦養成，日積月累的成績便很可觀。

四十三年我以高考及格的資格報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由看到公佈招考廣告至報名時日只有短短兩三天，報完名一星期就得考試，這次之所以能順利考取，得力平時持恆苦讀的工夫甚多。

在政大唸研究所時，我最感頭痛的是英文，後來進銓敘部服務，每天下了班便搭交通車到美而頓補習班，從最基礎的ABC學起。因為窮，山東槓子頭便成了最實惠的晚餐，一個一塊錢，我每次買二個，配以免費的茶水，對於求知心切的我而言，倒是不覺得特別難以下嚥。

## 真做學問必可出頭

前後在考試院我服務了十一年的時間，每辦一個案件，總習慣將所有相關的資料調出，一部施政編年錄，由考試院成立開始我全翻遍了，每件掌故從頭到尾均能了然於胸，這樣用心的結果，對分類職位制度，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任用、俸給、考績等法規之草擬，以及我國歷代人事制度之研究都深具心得。所有重點，均做成卡片，即使離開銓敘部多年以後到今天，如果有人再問我這些問題，卡片翻一翻，尚可找出必要的資料。

擔任公務員，便是為公家做事，在銓敘部，我每天準上午八點上班，下班之後才離開，簽不簽到都是一樣，有位考試委員陳玉科先生就曾忍不住稱讚我像一個標準的時鐘。

或許便是這種務本踏實的精神，上司十分賞識，因此由額外專員，歷任薦任視察，科長，專門委員，職位分類司幫辦，簡任視察，主任視察，到獎卹司長。

年輕時代的我，工作效率很好，一個人可以做很多人的工作，考試院的工作較為靜態，每年除了一兩次同仁結婚有機會到臺北市，幾乎都在木柵，下班之後有充分的時間可以看書，一兩年或許覺察不出有進步，但是我紮紮實實用功了十幾年，所獲的益處，正適足以作為我後來擔負更重大更繁雜的工作時，最好的資源。

對年輕人，我衷心想說：現在的制度很公平，有機會唸到碩士、博士自然好；即使沒有考上大學，也可以循檢定考試途徑參加高考，以求上進，甚至沒有學位，不考高考，只要真心想做學問，沉潛於圖書館的藏書圖籍裡，細心研究學理，觀察實務，對做人做事絕對有很大的幫助。